

盛大
原创文学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插图限量本

·五

鬼吹灯·黄皮子坟

天下霸唱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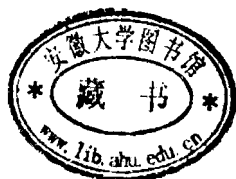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『插图限量本』

鬼吹灯●黄皮子坟

天下霸唱◎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吹灯之五黄皮子坟/天下霸唱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 3
ISBN 978-7-5396-3357-2

I. 鬼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0226 号

鬼吹灯之五黄皮子坟(插图限量本)

天下霸唱 著

出版人: 唐 伽

责任编辑: 岑 杰

选题策划: 千喜鹤文化·项竹薇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71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70×650 1/16

印 张: 20.25

字 数: 260,000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6-3357-2

定 价: 32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子

我祖上有卷残书，名为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》，是摸金校尉前辈所著。

就凭这卷奇书，我做起了倒斗的摸金校尉，其间发生了许多事，也遇到了许多人。这几年的经历对我来说，可谓是：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回首来路，血雨腥风，好在踏遍青山人未老，现在我即将告别摸金校尉的职业生涯。

去往美国之前，我整理行囊时找到一本相册。我随手翻了翻，见到有一张老照片，照片背景是广袤的内蒙古草原，照片上的我和胖子还是歪戴帽子斜挎军用包。现在看来有些可笑，不过当时我倒没那种感觉，还觉得这形象挺时髦。拍照留念后，我和照片上的这些同伴们进入了大草原的深处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时我们是要去呼伦贝尔寻找一条黑色的妖龙……

目 录

- 引 子
- 第一章 赶冬荒 1
- 第二章 黄皮子坟 7
- 第三章 夜擒 13
- 第四章 熊的传说 19
- 第五章 剃掌剃胆 25
- 第六章 鬼衙门 31
- 第七章 老吊爷 36
- 第八章 绞绳 41
- 第九章 削坟砖 47
- 第十章 来自草原的一封信 53
- 第十一章 禁区 59
- 第十二章 夜幕下的克伦左旗 65
- 第十三章 牛虻 71
- 第十四章 失踪 77
- 第十五章 蚰蜒 83
- 第十六章 鱼汤 89
- 第十七章 百眼窟 95

- 第十八章 观龙图 103
- 第十九章 引魂鸡 109
- 第二十章 怪楼 115
- 第二十一章 凶铁 121
- 第二十二章 孤灯 127
- 第二十三章 第五个人 133
- 第二十四章 锦鳞蚌 139
- 第二十五章 阴魂不散 147
- 第二十六章 僵尸 152
- 第二十七章 龟眠地 158
- 第二十八章 俄罗斯式包裹 164
- 第二十九章 莫洛托夫鸡尾酒 170
- 第三十章 精变 176
- 第三十一章 恐惧斗室 182
- 第三十二章 读心术 190
- 第三十三章 千年之绿 195
- 第三十四章 编号是“0” 201
- 第三十五章 砖窑腐尸 206
- 第三十六章 禁室培骸 211

- 第三十七章 面具 216
- 第三十八章 防腐液 223
- 第三十九章 标本储藏柜 228
- 第四十章 守宫砂 234
- 第四十一章 盗墓者老羊皮 240
- 第四十二章 不归路 245
- 第四十三章 梦 250
- 第四十四章 冥途 255
- 第四十五章 阎罗殿 261
- 第四十六章 金井 267
- 第四十七章 水胆 271
- 第四十八章 舌漏 276
- 第四十九章 焚风 283
- 第五十章 穴地八尺 290
- 第五十一章 炸雷 295
- 第五十二章 生离死别 300
- 第五十三章 卸岭盗魁 305
- 第五十四章 妖化龙 310

第一章

赶冬荒

1969年秋天，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。而这时候，我作为众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，切实贯彻最高指示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战风雪、炼红心、斗天地、铸铁骨，被知青办安排在大兴安岭山区插队。

不知不觉中，就过去了几个月。刚进山时的兴奋与新奇早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。我插队的那个山沟，巴掌那么大的地方，一共只有二三十户人家，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全都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。

屯子里的人靠山吃山，除了平整的地方开几亩荒，种些日常吃的口粮之外，其余的吃食主要靠进山打猎得来。山上的獐子、狍子、野兔、山鸡，还有林子里的木耳、菇菌等等，都是好嚼头，吃饱吃好不是问题。

可那年冬天，山里的雪下得好早，西北风骤然加紧，天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。眼瞅着大雪就要封山了，大伙还没来得及储备过冬的食物。往年秋季，山里的人们要趁着野猪、野兔秋膘正肥的时候大量捕猎，风干腊制储存起来，用以度过大兴安岭残酷漫长的寒冬。

这十年不遇的反常天气说来就来，秋季刚过了一半就下起大雪，又紧接着吊起了西北风。猎户们不免有些乱了阵脚，纷纷挎起猎枪，带上猎犬，争先恐后地进山赶冬荒。猎户们争分夺秒抢时间，全力以赴地套狐狸、射兔子，否则再晚一些，山里就会刮起白毛风，到时候可就什么都打不到了，整个屯子都要面临可怕的冬荒。

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胖子，最近也正闲得抓心挠肝，恨不得凭空生出点乱子来才好。他一见猎户们成群结伙地进山围猎，顿时来了兴致，摩拳

擦掌地跟我商量，打算同猎人们一道进山打几只人熊。

我对进山打猎的那分热情，尤其是对“套狐狸”一类斗智斗力勾当的热爱程度，一点都不比胖子少，可平时很少有机会带枪带狗去耍个尽兴。对于这回的行动我早已心知肚明，支书肯定不会让我们参加。一是因为我们这几个知青进山不到半年，已经闹了不少乱子出来，惹得老支书发了飙，对我们特别关照。最近他给我们安排的任务，除了削坟砖就是守着林场的木材，全是些个蹲点儿的苦闷差事。二来这次赶冬荒是屯子里的大事，围猎是集体行动，需要丰富的经验，以及猎人之间的默契配合，让知青这种从城里来的生瓜蛋子加入，万一出了岔子，大伙全部要饿着肚皮挨过严冬，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，也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。

我们眼巴巴看着各家各户抽调出精壮的猎手，组成了赶冬荒战斗队，带着大批猎狗浩浩荡荡地进山，踏雪开赴围猎的最前线。我心里真是又着急又上火，即使知道基本上没戏，还是抱着一线希望，去找支书通融。哪怕给我们知青安排一些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好，再让我们在屯子里待着，非得把人憋坏了不可。

胖子也对支书强调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说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的。我代表我们五个知青向您衷心地请求，请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投入到这场赶冬荒的革命斗争洪流当中去……”

老支书不等胖子把话说完，就用另一句最高指示扼杀了我们的请求说：“别跟我扯犊子，瞎咧咧个啥？毛主席不是还那个啥来着……对了，他老人家还强调过要反对自由主义，要服从组织安排。这不咱屯子里的人都去打猎了，剩下的全是些那个啥妇女儿童老弱病残，你看这雪下的，万一有没找够食猫冬的黑瞎子摸过来也是个麻烦。我看干脆就这么办，你们知青们，留下一半守着屯子，八一和小胖你们俩人，让燕子带着你们到林场看场去，正好把敲山老头替换回来。我可告诉你们俩，我不在这些天可不许整事儿，知道不？”

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，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。既然话说到这个分上了，我也只好作罢，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套狐狸，总不像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。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作别，把铺盖卷往身上一背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，到团山子下的

林场去看守木料。

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，插队的知青都固定住在这几户家里，而吃饭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，赶上什么吃什么。燕子这姑娘就是我和胖子的“房东”，她也是个出色的猎手，支书安排她带我们照管林场，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。

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，倒也没抱怨。知青们远比山里人有知识，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侃能吹的，更是不在话下，跟知青们在一起，她能了解到她从来没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。于是她挎上猎枪，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，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。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，转两道山坳，路程不近，一路上西北风刮得嗷嗷直叫，卷得地面树梢的雪末飘飘洒洒地漫天乱舞，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，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。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，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麻木。

不过听燕子讲，这种天气根本不算什么。山里边到了深冬腊月，林子里的积雪会有齐腰深，人蹚着积雪走很吃力气，走不了多远就会出一身的热汗。但却绝对不能停下来，一旦停步喘息，被透骨的寒风一溜，全身的汗水就会立刻变成一层层冰霜。没在深山里过过冬的人根本想象不到，最恐怖的要数山里人谈之色变的“白毛风”，所谓“白毛风”，也就是风里夹着雪，银白色的旋风，比冰刀子还厉害，吹到身上没有人能受得住的。所以山里的猎户都要提前储备食物，到了天寒地冻之时，就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冬。

走了快一天才到林场，这片林场紧挨着人熊出没的团山子，有条河从这片林海雪原中穿过，刚好将山区与森林分割开来。团山子上植被茂密，并不缺乏食物，山上的野兽不会轻易过河到林子里来，猎户们也不敢随意去招惹凶残成性的山林之王——人熊。

在春水升涨之时，人们利用河水把从林场伐下来的木料扎成筏子冲到下游。河的下游有条铁路，还有个小火车头，是专门用来运木头的。这里的情形像极了著名小说《林海雪原》中描写的夹皮沟。夹皮沟在东北是确有其地，团山子的林场也有个差不多的名字，叫做黄皮子坟。这地名听上去很神秘，就连燕子她爹那种老猎户，都说不出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，只

是说这附近黄皮子很多，很早以前黄大仙闹得挺凶，现在倒也没人提了。黄皮子就是当地人对黄鼠狼的一种俗称。

团山子林场虽然简陋荒僻，但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，所以我们才要顶风冒雪来这里值勤。不过说实话，冬天的林场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，唯一需要料理的，就是过些时候到河流下游去帮忙发送最后一趟运木头的小火车而已。

这林场有一排白桦木搭建的木屋，在春夏两季，都有伐木工人在这里干活居住。由于运输能力有限，砍多了树也运不完，所以每当完成生产任务，差不多到了中秋节前后，他们就会离开林场回家过年，这时林场就归距离最近的岗岗营子派人照料。

我们到来之前，林场是由敲山老汉和他的孙女——一个叫画眉的姑娘负责看管。本来按照村支书的安排，我们应该把他们替换回去，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就发现林场中十分不对劲。守林人的小木屋中空空荡荡的，炉膛中的灰烬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气，也没有见到这爷孙二人。

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起来，急忙与我的两个同伴分头在林场中找了一圈，却仍没见踪迹。我心中越发不安，对胖子和燕子说：“今年天气冷得太快，事先又没有半点征兆，怕是山里的野兽也要赶冬荒，敲山老爷子和他孙女会不会被豺狼之类的恶兽给叼去了？”

屯子里的猎狗都被猎人们带进山围猎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带猎狗。现在风雪交加，团山子附近岭高林密，地形复杂，飞雪掩盖了人兽的踪迹，就算我们有百十号人去找，也未必能寻得到他们，更何况眼下只有我们三个人。我和胖子当即便寻思着要回屯子搬救兵，可又突然想到屯子里已经没人可找了，一时竟然束手无策。

还是燕子心细，她又在小木屋中仔细看了看，屋内的粮食和干肉还剩下一些，敲山老汉的猎枪和装火药铁砂的牛角壶却都不在。猎户最善观察蛛丝马迹，小木屋中没有兽迹，东西摆放得也很整齐，他们还打了大量年糕，应该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测。也许敲山老汉带着他孙女去打兔子了，也或许他是担心大雪封山，没等我们来替换，便提前回屯子去了。敲山老汉打了几十年的猎，经验非常丰富，虽然一把年纪，身手不如昔日灵便了，但既然他带着猎枪，只要在半路不碰上刚生崽的母人熊，就

不会有什么意外。

见林场中并无异状，我们三人才稍觉心安。一路上饥寒交迫，苦不堪言，这时候什么要紧事也都先扔到一边去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取暖和填饱肚子，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烧了火炕，把冻得梆硬的贴饼子在炉壁上随便烤烤，吃了充饥。三人吃饱了天也黑透了，就开始像往常那样胡乱闲聊解闷，按惯例轮流开吹。胖子先侃了段解放前在东北剿匪的逸事，他这些都是听他爹说的，我已经听了不下十遍，而燕子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，所以听得十分着迷。

只见胖子口沫横飞，连比画带说：聚众掠夺民财的土匪，在东北地区又叫做“胡匪”或“胡子”。据说胡匪们不同于内地响马贼寇，他们自成体系，拜的祖师爷是明末皮岛总兵毛文龙。明右副督御使袁崇焕设计杀了毛文龙之后，毛文龙手下的大批官兵，分别流落东北沿海诸岛或深山。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以大明官兵自居，不做打家劫舍的勾当，但历经百年，随着人员结构的日趋复杂化，逐渐演变成为害一方无恶不作的胡匪。不过直到解放前，胡匪们仍然尊毛文龙为祖师爷。

这些一伙一伙的胡匪，到后来被称做“辮子”，按各股匪首所报字号的不同，每股辮子的名称也不一样，例如“一铁鞭”、“草上飞”、“桑大刀”、“凤双侠”等等等等。

解放前东北头号胡匪，魁首是个绰号叫“遮了天”的光头。此人年轻时是庙里的武僧，学得一身铜练铁布衫的硬功夫，但他还俗后始终没长出头发。“遮了天”为人狠手辣，两手沾满了干部群众的鲜血。

日本投降后东北进行土改，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不被土匪破坏，东北成立了专门的剿匪分队。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残酷战斗，终于把“遮了天”这股胡匪的“四梁八柱”都给铲除了。“四梁八柱”是胡匪内部的一种组织名称，除了大当家的称做“大柜”之外，其余的所谓“四梁”，分别有“顶天梁”、“转角梁”、“迎门梁”、“狠心梁”；“八柱”则是“稽奇”、“挂线”、“懂局”、“传号”、“总催”、“水相”、“马号”、“账房”的总称。这些人一完，整个辮子就算彻底倒了。

而这“四梁八柱”中最关键的人物是“转角梁”，东北俗称为“通算先生”。他是整个辮子的军师，专门利用一些迷信的方术来“推八门”，决

定整伙土匪的进退动向。军师一完，“遮了天”就失去了和他狼狈为奸的主心骨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，但这也当真狡猾至极，小分队始终抓不住他，好几次都被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。有些迷信的当地人就传言说，这个土匪头子年轻的时候救过黄大仙的性命，这辈子都有黄大仙保着他，能借土遁，就算是派来天兵天将也甭想抓住他。

可世事有蹊跷，胡匪最忌讳提“死”字，但是这个字不提也躲不了。做土匪到最后多无善终，常言道，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，也许“遮了天”恶贯满盈，该着他气数尽，那年深山里刚好也发生了罕见的冬荒，老百姓管这样的年份叫“死岁”，黄大仙终于罩不住他了。

第二章

黄皮子坟

“遮了天”这个绰号大概是取自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的意思。民间风传他早年当和尚的时候救过黄大仙，一辈子都有黄皮子保着，谁也动不了他。这当然是谣传了，实际上他不仅没救过黄皮子，反倒是还祸害死不少。


剿匪小分队追击他的时候，正好山里的雪下得早，天寒地冻，最后在一个雪窝子里搜到了“遮了天”的尸首。他在一株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了，在他尸首的对面，还吊死了一只小黄皮子，死状和他一模一样，也是拴个小绳套吊着脖子。这一个人和一只黄皮子，全吐着舌头，睁着眼，冻得硬挺挺的。

胖子故弄玄虚，说得绘声绘色，扮成吊死鬼吐着舌头的模样，把燕子唬得眼都直了。我却对此无动于衷，因为这件事我听胖子说过无数次了，而且“遮了天”的死法也太过诡异。若说他自己穷途末路上吊寻死，以此来逃避人民的审判倒也说得通，可对面吊死的那只小黄皮子可就太离奇了。“遮了天”一介胡匪，何德何能？他又不是明末的崇祯皇帝，难道那黄皮子想做太监给他殉葬么？

燕子却不这么认为，她对胖子所言十分信服，因为当地有许多与此类类似的传说。传说黄大仙只保一辈儿人，谁救了黄大仙，谁就能受到黄大仙的庇护。他想要什么，都有黄皮子帮他偷来，让他一生一世吃穿不愁。可只要这个人阳寿一尽，他的后代都要遭到黄大仙的祸害，以前给这家偷来的东西，都得给倒腾空了，这还不算完，最后还要派一只小黄皮子，跟这家的后人换命。燕子觉得那个土匪头子“遮了天”，大概就是先人被黄大仙保过，所以才得了这么个下场。

解放前在屯子里就有过这种事。有个人叫徐二黑，他家里上一辈儿就被黄大仙保过。那年眼看着徐二黑的爹就要去世了，一到晚上，就有好多黄皮子围着徐二黑家门口打转，好像在商量着过几天怎么祸害徐家。黄皮子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徐二黑发起狠来，在门口下了绝户套，一晚上连大带小总共套了二十几只黄皮子。山下有日本人修的铁轨，当时正是数九严冬滴水成冰的日子，徐二黑把这些黄皮子一只只割开后脊梁，全部活生生血淋淋地按到铁轨上。黄皮子后背的热血沾到钢铁立刻就冻住了，任凭它们死命挣扎也挣脱不开。徐二黑就这么在铁路上冻了一串黄皮子，天亮时火车过来，把二十几只黄皮子全给碾成了肉饼。

结果这下子惹了祸了，一到了晚上，围着屯子，漫山遍野都是黄鼠狼们的鬼哭狼嚎，把屯子里的猎狗都给震住了。天蒙蒙亮时，有人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黄皮子往林子里窜走了，接着又有人发现徐二黑上吊自杀了，死法和胖子所讲那个故事中土匪头子的完全一样。

8  8 胖子和燕子胡嘞了一通，吹得十分尽兴。山外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正在扫除一切牛鬼蛇神，这场运动也理所当然地冲击到了大兴安岭山区。就连屯子里那位只认识十几个字的老支书，一到开会的时候都要讲：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正中间的光明大道，左边一个坑是左倾，右边一个坑是右倾，大伙一定不能站错队走错路，否则一不留神就掉坑里了。”所以我们三人在林场小屋中讲这些民间传说，未免有些不合时宜。不过山高皇帝远，又没有外人，我们只谈风月，不谈风云，比起山外的世界要轻松自在得多。

燕子让我也讲些新闻给她听，外边的天又黑又冷，坐在火炕上唠嗑多舒服，但是我好几个月没出过山了，哪有什么新闻，旧闻也都讲得差不多了。于是我对她和胖子说：“今天也邪行了，怎么你们说来说去全是黄皮子？团山子上有道岭子不是就叫黄皮子坟么？那里是黄皮子扎堆儿的地方，离咱们这也不远了。我来山里插队好几个月了，却从来都没上过团山子，我看咱们也别光说不练了，干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，连夜上山下几个套子，捉几条活的黄鼠狼回来玩玩怎么样？”

胖子闻言大喜，在山里没有比套黄皮子和套狐狸更好玩的勾当了，当时就跳将起来：“你小子这主意太好了，虽然现在不到小雪，黄皮子还不

值钱，但拎到供销社，换二斤水果糖指定不成问题。咱们都多少日子没吃过糖了，我他妈的要是再不吃糖，可能都要忘了糖的味道是辣还是咸了。光说不练是假把式，光练不说是傻把式，连说带练才是好把式，咱这就拿出实际行动来吧……”说着话一挺肚子就蹿下火炕，随手把狗皮帽子扣在脑袋上，这就要动身去套黄皮子。

燕子赶紧拦住我们说道：“不能去不能去，你们咋又想胡来。支书可是嘱咐过的，不让你们搞自由主义整事儿，让咱们仨好好守着林场。”

我心中暗暗觉得好笑，屯子里的老支书是芝麻绿豆大的官，难道他说的话我就必须服从？我爹的头衔比村支书大了不知多少倍，他的话我都没听过，除了毛主席的话，我谁的话都不听。山里的日子这么单调，好不容易想出点儿好玩的点子，怎么能轻易作罢。但这话不能明说，我还是语重心长地告诉燕子：“革命群众基本上都被发动起来赶冬荒斗天地去了，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待着不出力？你别看黄皮子虽小，可它也有一身皮毛二两肉，咱们多套几只黄鼠狼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，支援了世界革命。”

燕子听得糊里糊涂，添砖加瓦倒是应该，可团山子上的人熊不是随便能惹的。当地猎户缺乏现代化武器，他们打猎有三种土方法：一是设陷阱，下套索、夹子之类的，专门捕捉一些既狡猾跑动又快的兽类，像狐狸、黄皮子之类的，猎狗根本拿它们没办法，只能以陷阱智取；再者是猎犬追咬，猎犬最拿手的就是叼野兔；三是火枪窝弩，其中发射火药铁砂的猎枪是最基本的武器，前膛装填，先放黑火药，再压火绒布，最后装铁丸，以铁条用力压实，火绒卡住弹丸不会滑出枪膛，顶上底火，这才可以击发，虽装填速度慢，射程不远，但用来打狍子、獐子和野猪倒是适用。

猎人狩猎的这三套办法，唯独对付不了皮糙肉厚的人熊。上次我们在喇嘛沟遇到过人熊，险些丢了性命，所以此刻燕子一提到人熊的威胁，我心中也打了个突，但随即便说：“听螭螭蛄叫还不种地了？人熊又不是刀枪不入，而且晚上它们都躲在熊洞里。咱们趁天黑摸上团山子套几只黄皮子就回来。冒这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，别忘了咱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。”

胖子在旁边急得直跺脚，一个劲儿地催促我们出发，干革命不分早晚，只争朝夕。在我的劝说下，燕子终于同意了。其实她也很想去套黄皮

子，只是老支书的话在屯子里还是比较有威信的，需要有人做通她的思想工作，帮她克服这一心理障碍。

林场小屋外很冷，雪倒是不再下了，大月亮白得瘆人，月晕预示着近期还会有大雪来袭。山坳里的风口呼啸着山风，在远处听起来像是山鬼在呜呜咽咽地痛哭。我从屯子来林场的时候，就已经打定了要套黄皮子或狐狸的主意，该带的家伙也都带了，一行三人借着月色来到林场的河边。

河面上已经结了冰，冰上是一层积雪，站在河畔，距离河道十几米，就可以听到冰层下河水叮咚流淌之声。秋天过了一半，突然有寒流袭来，河水冻得很不结实，直接踏冰过河肯定会掉冰窟窿里，所以最保险的办法是踩着冻在河中的圆木过河。

月光映着薄雪，银光匝地，河面上隆起一段段长长的物体，都是没来得及运到下游，暂时被冻在河中的木头。踩着圆木即使冰层裂开，木头的浮力也不会让人沉入河中。

河面看着并不算宽，真过河的时候才发现也绝对不窄，我们三人将距离拉开了，踩着一根根木头迈着走。因为天冷穿的衣服厚重，脚步也变得很沉，脚下碎冰哗啦哗啦乱响，虽然惊险十足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却一点都不害怕，相反有些激动，骨子里那种冒险的冲动按捺不住，觉得这种行为可真够刺激。

过了河就是当地猎人们眼中的禁地——团山子。这山上林子太密了，燕子也没把握进了这片林子还能不能走出来，我们虽然胆大包天，却也不敢冒进。好在那黄皮子坟是在团山子脚下，离河畔不远。那里有一个隆起的大土丘，上面寸草不生，土丘上有无数的窟窿，大大小小的黄皮子都躲在里面。可能因为这土丘像坟包，里面又时常有黄皮子出没，所以才叫做黄皮子坟。

我们并没有直接走上黄皮子坟，而是在附近找了片背风的红松林子。这里是下风头，黄皮子和山上各类野兽不会嗅到我们的行踪，看来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最佳埋伏点。我把胖子和燕子招呼过来，三人蹲在树后合计怎么动手。

胖子出门时从屯子里顺出两水壶土烧，土烧就是自家烧锅酿的酒，刚在林场小屋的时候装在军用水壶里煨热了，过河时一直在怀里揣着，这时